

說

苑

冊三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

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  
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  
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其說  
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  
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  
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  
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  
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  
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  
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  
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  
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  
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  
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  
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  
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  
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  
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  
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  
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  
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  
閻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  
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閻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  
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  
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  
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  
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閻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  
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  
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  
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閻丘先生對曰  
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  
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

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  
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  
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  
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  
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  
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  
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  
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  
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  
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  
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  
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

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



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

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陔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

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穰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糝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

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鼃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

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  
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  
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  
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  
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  
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  
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  
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  
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勝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烏立於遊  
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桴號令呼誰能渡王  
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

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  
不言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  
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菡萏張  
翠蓋而揄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檣越  
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桓澤予昌  
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悞隨  
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  
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舉中洲  
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  
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揄脩袂行  
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  
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檣越人猶得交歡盡意

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哲臣何以獨不若榜柁  
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  
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  
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  
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  
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  
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  
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儻厭襲  
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  
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  
家室不足憂蹙盈胷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  
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

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  
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  
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  
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  
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  
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  
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  
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一事  
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  
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  
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



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  
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  
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  
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  
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  
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  
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  
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  
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  
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  
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  
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

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

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

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

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  
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  
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  
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  
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  
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  
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  
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  
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  
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  
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  
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

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卽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

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謂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及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

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  
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  
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  
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  
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  
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理賤其得之  
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  
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  
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  
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  
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  
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

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  
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  
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  
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  
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  
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  
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  
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  
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  
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

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  
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  
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  
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  
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  
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子曰果禮大夫也禮也變益士美之故由女不知也  
 昔者賤今曰不與古卒矣故其變異以不煩故謂  
 為層中軍禮與以禮曰其半也十也禮與禮與  
 也無以不禮其禮其二十也曰以禮與其三十也  
 禮子而不與則也禮曰其無入野禮禮其十五半  
 不與然禮曰吾禮不與也禮子曰禮與也禮與也

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  
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  
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  
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  
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  
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  
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  
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若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  
也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

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  
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  
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  
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  
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遇吉則賀之  
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  
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  
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  
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  
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  
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

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隰陵隰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隰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隰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隰陵

也夫隲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顙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侵厲於天士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隲陵獨以五



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  
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  
於是子貢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  
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  
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  
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  
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  
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  
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  
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  
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

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  
敬獻庖廚縹北大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  
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  
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  
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  
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  
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  
侯毋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  
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  
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  
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彼晨風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

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

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

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

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

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  
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  
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以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  
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  
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

十萬皆蠻夷躋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  
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  
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  
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  
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  
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猶不更臣之  
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



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慙然者三曰臣受

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憮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僇而訾高樞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

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

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

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  
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  
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  
虛其右王歟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  
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  
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  
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  
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  
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  
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  
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

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  
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  
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柩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  
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  
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  
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  
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  
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  
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鱒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  
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象  
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

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弊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弊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文

...

...

...

...

...

...

...

...

...

...

...



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  
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  
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  
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  
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  
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  
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  
之權彼知事者亦尙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  
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  
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

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  
好私尙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  
故堯之九臣誠而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  
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  
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  
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  
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  
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  
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  
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犇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

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  
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  
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  
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  
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  
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  
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  
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  
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  
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  
作立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

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子曰  
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  
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  
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  
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  
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  
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  
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  
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  
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  
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纓絰之色勃

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

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

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白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

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

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

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  
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  
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  
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  
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  
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  
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  
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  
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  
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  
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

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

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

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  
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  
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  
人有爲徐先生上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  
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  
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  
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  
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  
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  
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  
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  
今往事旣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  
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

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十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

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  
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  
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  
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  
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  
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與任增曰何爲不與  
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  
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  
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  
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  
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  
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  
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  
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  
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  
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  
曰二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  
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  
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  
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  
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己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

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  
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  
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  
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奮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  
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燭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燭之  
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  
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  
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  
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  
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

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  
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  
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  
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燬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  
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  
對曰卜戰龜燬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  
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  
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  
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  
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  
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飢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

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  
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  
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  
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  
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  
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  
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  
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  
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  
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  
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  
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  
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  
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  
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  
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  
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  
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  
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  
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  
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  
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  
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  
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  
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  
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  
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  
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  
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  
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  
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  
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  
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



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先生江乙曰獨從  
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暮年逢  
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  
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  
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  
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之說未  
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  
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  
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  
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  
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  
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  
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

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  
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  
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  
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  
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  
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  
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  
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  
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  
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

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旣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姓名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

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垣公  
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  
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  
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慙生達詐  
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  
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  
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  
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  
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  
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  
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  
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  
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  
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  
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



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大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

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

之狹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

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婦女連百倡優累千  
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  
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  
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  
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  
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  
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  
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  
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  
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  
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  
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

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殲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  
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  
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  
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  
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殲何  
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  
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  
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  
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籬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

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寘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

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  
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  
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  
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  
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  
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  
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  
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  
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  
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  
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

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摅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

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

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鬻者斬其輅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鬻廷理斬其輅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

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與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剛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

郭門閉剛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  
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  
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剛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  
法令而親剛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  
也何故逃我剛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  
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  
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  
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太子怒入謝曰臣之罪也

君在前而不聽臣言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太子曰臣之罪也



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  
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  
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  
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  
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  
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  
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  
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

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  
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  
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  
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王不知起不  
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  
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起問先生先  
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  
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  
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  
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  
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  
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  
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  
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  
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  
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  
惕然曰尙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  
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薦  
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申  
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  
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  
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  
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

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擗辱不行大爲天下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

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

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番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枝體也心猶與則枝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恆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恆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畢其衆

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曰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

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彪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軫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



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

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鱸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

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  
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  
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  
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  
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  
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  
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被害之我利之雖  
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  
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  
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  
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

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

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脩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

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脩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  
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  
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鍗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  
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五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  
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  
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  
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  
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  
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  
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

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  
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  
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  
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  
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  
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  
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  
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紘冕以尊賢有  
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  
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

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  
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  
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  
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  
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  
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  
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  
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  
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  
潘陟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  
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



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  
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  
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  
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  
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  
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  
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  
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  
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  
誅管蔡